

笔随心动

野地里的牵牛花

◎应红枫

在靠近山脚一处空旷的野地里,蔓延着一些细小的藤蔓,凑近细看,是一丛野生的牵牛花。虽然花季已过,但无法掩盖它曾经茂盛葱茏的样子,看密密麻麻细小的种子,是在告诉我我在这个夏天里,它拥有过的风华和妖娆。

秋天的季节,总是会有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惊喜,整个夏季的喧闹过后,沉淀下来的,是各色不同的成果:或深,或浅,或大,或小,装点着山野,使层林尽

情景交融

浓浓太湖情

◎河流

来菰城十年有余,对于太湖之美,一直铭记于心,并深深迷恋她。

记得刚来那年,只知道太湖就在湖州,离工作地点也不远,可谁知一拖两年后才去。那是一个周末,我借了辆自行车就出发,东游西转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太湖。

那时的太湖,公路才修好,还没通公交,远远望去,苍翠的青山绵延不断,山峦之中隐隐约约有数十幢尚未完工的休闲别墅矗立在那,并没有特别吸引人的地方。而且四处都是建筑垃圾,稍不留意就会忽略村庄后面那一湾浩瀚。听人说,别看这里目前还很荒凉,将来一定会兴旺起来的。

第二次去太湖已是几年后的事了。那是陪远道而来的朋友一家,专程去欣赏我所钟情的南太湖之滨。果不其然,再次造访,自然有了新的感受。此时湖堤已筑好,一排排建筑群林立湖边。

国外见闻

马来西亚遭遇记

◎卢江良

还在新加坡的时候,当地导游告诫我们:“去了马来西亚,一定要管好你们的包!”她明确地告诉我们,在新加坡,你的包放在哪,都是你的。但到了马来西亚,你的包不抱在胸前,有可能就是别人的了。而刚进入马来西亚边境,所有人的护照均被领队收走了,他说:“包沒了还好,护照沒了,可就惨了。”

但在马来西亚四天旅程的前两天里,我们并不觉得那里有多么混乱,相反用“风平浪静”来形容也一点都不为过。不过,当地的导游还是警告我们:“晚上千万不要出去逛街喔。”对于他的劝告,我半信半疑。因为在这两天里,他已不下四次带我们去专卖场,购买价格昂贵的土特产。而这些土特产,在跟我们尚未碰面前,已被他吹得天花乱坠。

对于导游的此类把戏,我曾经领教过。所以,在其他游客狂购时,保持着一份冷静。我趁一次游览名胜之际,独自溜了出去,在景点附近一家商店,花不到1/3的价格,购买了一份物品,以佐证导游骗人的行径。

此举无疑让同行们幡然醒悟。于是,一天晚上,我们吃罢晚餐,安顿好宾馆,准备结伴而行,去附近的街市,购买所需的物品。但因为人生地不熟,不清楚街市在何方,加上夜色渐深,出于对混乱的恐惧,大部分游客不想

性情中人

染。枫叶初红,远山已蕴含更多的色彩元素,吸引着一些年轻的身影,每逢假日,那里总会留下一串串快乐的脚印,叠印在布满落叶的林间小路上,更成为了秋天山野里一抹生动的风景,一如这从默然静守的牵牛花。

除了一些茂密的林木,在这个秋天里,我们更需要关注那些不甚引人注目的种子,虽然谈不上华丽,却也是那些谦卑生命的全部希望所在。那些小小的果实,结在看上去已经恹恹的藤蔓上,却一颗颗努力地向上仰起头来,似乎在宣示

着它们不屈的精神力量,也似乎在努力地吮吸着阳光,为下一次绽放积聚着能量。我不得不朝前几步,蹲下身去,以便和那丛牵牛花有更近距离的接触。我看它的一些老枝藤蔓,已经明显干枯,但是这一点也不影响它成为曾经繁荣过的证据,无可辩驳。

今年的整个夏季,几乎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透雨,那些无人照看的牵牛花,显得严重营养不良,藤蔓纤细,想来盛开的花朵,也不如往年的硕大。但是那些花籽结得那样的细致有序,我似乎

看到在干旱的夏季,每一朵盛放的花骨朵,都在努力地释放出它们充满母性的微笑,在阳光下尽情地盛开各自的花朵,努力为明年留下饱满的种子。

我在静静地注视野地里的这一丛牵牛花,让我更透彻地咀嚼到了生命的意义。我看到那些藤蔓的下面,是一些瓦砾和石渣,甚至连一点贫瘠的土壤都看不到,而那丛牵牛花顽强地穿过那些瓦砾,钻入地下生长起来,并茂盛地覆盖住了那些裸露在阳光下杂乱的瓦砾石渣,给曾经炎热的夏天

奉上一丛葱茏的绿意,努力装点了一片山野。确实,再卑微的生命,也有属于它们自己的信念,我们可以不理解它们的内心追求,但是不应该漠视它们在现世的存在。它们那样顽强地展示自己的生命,并结出自己的种子,哪怕今天的生存环境再怎么恶劣,也没有丢失对明天的向往,使那些疲惫的日子,一页页都写满了憧憬和期望。因为它知道,只有将心中的希望储存,过了这个冬季,在下一个暖春里,必将会有一个温暖的雨露阳光。

真情流淌

多少人(组诗)

◎李明亮

月亮

在城市多年
我从不关心月亮
也难得看到月光

那么多的灯火
那么多的嘈杂和烟尘
月亮在高楼的那一边
捂住了脸

你一定知道
我是在怀念故乡的明月
它总在寂静的山峦上升起
清辉泻下来,整个院场都那么干净
天亮了,它还挂在蓝蓝的天上
直到我擦去竹凉床上甘甜的露水

挖掘机开过来

那一排楼房都还很新
但还是有一点点被它推倒
——不光是推,它使劲地砸、挖、削!
偶尔用挖斗旁敲侧击
——也同样发出巨大的声响
一根根黑色的血管暴露出来
它就变着法子把它们扭曲、截断!

房子终于都被摆平
它喘了一口长气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青灰的骨骼堆积成山
它看见远方的万家灯火
正在一点点熄灭

今天他是趴着的

初冬的上午,阳光很好
没有一丝的风

像往常一样
他又在那个桥头的地上
两只手把玩着一支香烟
那么忘我,与世无争
不过今天他是趴着的
漫长的身形格外醒目
衣服不新不旧,并不显脏

花白凌乱的头发垂下来
他那张从不知忧愁的脸
这次我没看见

扶着墙的人

暮色里
他扶着路边的一堵墙
在那里哩——吐——
地上那灰白的一摊
正欲包围那双泥泞的鞋

他戴着安全帽
穿着工地的工作服
一辆笨重的摩托车停在一侧
那似乎要把整个肺腑都掏出来的吼声
那么绝决,旁若无人

多少人

——读周晓枫《离歌》

多少人,每天打扮得那么体面
多少人,每天和一座精致的房子相拥而眠
多少人,抱着一块浮木在汪洋中游荡
多少人爬向更深的黑暗
从此杳无声息

我们紧捏着自己的名字
一边接住内心的风声
触角一点点钙化
誓言早已鸡犬相闻

生活的碎片纷纷剥落
筑成高高在上的牌位
漂泊的人,何以为寄?
就像一滴雨落入池塘,多么虚无

只有神明是慷慨的
他让人一个个死去
又一次次重生

活着还是美好的吧
总还有那么一点滋味齿颊留香
总还有一个人能让我们吮指回味

我愿取出最后的一根骨头
点亮蓄存多年的磷火
哪怕,只有一瞬



好奇

郭建生 摄

微型小说

爱笑的姑娘

◎边庆祝

当然是铁哥们儿! 我回答。

温暖的午后,常去的咖啡馆。
复古旗袍,精致手袋,崭新小皮鞋。小雅一如既往,笑眯眯地坐在对面。

我在工作上又遇到问题了。我向小雅抱怨着。

找到问题的原因,然后想出各种解决方案,最后把问题彻底解决掉! 小雅微笑着,轻描淡写地回答。

唉,一回家就心烦! 小时候,我爸爸逼着我学习,现在又逼着我有出息! 我妈整天唠叨,就像是形影不离的苍蝇……我向小雅诉苦。

说实话,我还真嫉妒你有这样的父母呢! 我就没有你这个福气。小雅笑意盈盈地说。

又是一个洒满阳光的午后。

我对小雅说,带我去你家看看吧! 我猜啊,你一定有一个有品质又富裕的家庭!

小雅笑着摇了摇头。然后俏皮地问,以什么名义去我家?

当然是铁哥们儿! 我回答。

走进小雅的家,虽然整洁,但掩饰不了触目所及的清贫: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小雅父亲佝偻着腰身,捧来一大堆口服药。小雅母亲躺在床上,脸色蜡黄,头发蓬乱,看上去非常虚弱。

心脏病,胆囊炎,胆结石做了摘除手术,还有严重的贫血和肾病……小雅父亲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并不显得沉重。

你们,咋这么乐观? 我问。

咱有点事儿,总不能让别人都陪着咱一块哭吧! 再说了,谁还没有点烦心事儿,咱凭啥把痛苦都写在脸上,然后去影响别人的心情呢? 小雅父亲笑着说。

一年后,新婚妻子小雅甜蜜地对我说:“老公,真没想到你是个‘富二代’! 告诉我,你为啥要娶我这个灰姑娘?”

我说,爱笑的姑娘运气都不会太差! 我想让自己的心情和运气,一直都好下去……

他说,我在山巅等你

◎王珍

说实在的,我并没有过爱不释手、非要一口气读完这本书的冲动,但时常会翻开来,读几页,见字如面。

书里的文字不是鸡汤,只是本色的他自己,像田野里一株朴实的庄稼,从春天的青涩到成熟挂果的季节。行文的轻松、幽默、哲理、睿智,就是他在对说话的样子,说的全都是毫不矫情的真话。他的青春岁月、他的亲情爱情友情、他的游山玩水、他的人生思考,他真实地面对自己的所有,包括失落、失恋、失意、失败。但即使掉进再深的陷阱里,他一定会设法自己爬出来。

所以,我就想当然:一定是他羸弱的双腿承受不了他盛满思想的大脑袋,聪明的他就改用

一种叫坚强、智慧、才情、意志、毅力、信念等珍稀、复杂的成分做成风骨,支撑着他的美丽人生。人们所谓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书没比我们少读,路也没比我们少行! 除了他写的那些文章,常常会直接把我从一个旁观者拉进事件中,让我感动到流泪之外,我还真切地感受到他在奔跑、攀登时的快乐和辛劳。

有一次,我去大明山采访,最怕登山的我坚定不移地坐在山道旁不肯和大家一起上山,不管导游说山上有什么样的美景,我就是不动心更不动腿。他拄着双拐来了,说:“王珍,我在山巅等你,我们一起吃饭,并扔掉拐杖站着和你合影。”我知道,这些年,他一直是临安一些企业、楼盘、景区、

商业特产等不可或缺的文化策划人,但没想到他会如此亲力亲为于现场。

我无法计较他是怎么抵达山巅的,反正他是一种神秘的拉力,一直将我拉上山去。他信守诺言,扔掉双拐站在我身边,虽然最终未能如愿站住,但他一直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站在我的脑海里。

这样一位一直在心、太有好感的朋友,为什么我宁愿在朋友间聊天时,常常由衷地表达崇敬感,却迟迟没有为他写下一点文字,甚至在读完了他寄来的书后,也没有写读后感以回报。现在我有点明白了,我不喜欢用太多的褒义词赤裸裸地去赞美一个人,觉得就像一个了无情趣的点

赞。但面对老残,刨去各种溢美之词,我严重地缺词了。除了崇敬、羡慕,甚至找不到半点同情、悲悯的感觉,因为这样的感觉对他毫无用处,他实在是有点太强大了。

而我一点都不想告诉他,他有多么强大,我觉得没有理由要老残承受那么多、那么重的负载,终究他和我们一样,只是一具肉之躯。

也许他早已经忘记在大明山上发生的故事,谁知道他对多少懦弱者说过这样的话语? 就像这些年,他一直站在高高的山巅,而我始终没能攀上那个高度。想到此,不免羞愧万分: 一双健全的腿给了我这类人多少有点浪费啊……